

六書故弟十三

永嘉戴侗

人七

手 𠂇 式九切象指掌及挽 說文作𠂇𠂇古文按

手之指事

共

𠂇 矩竦切又手也从兩手交又 鄭致禮共

共今俗作拱夏加手非共壁謂壁之大盈 共猶言共把之桐梓也俗作琰加玉非

共手所召為共故因之為共敬之共居容

切 詩云念彼其人靖共尔位又曰虔共尔

共儉曰共而君曰敬共翰夕共公共在

子共仲凡共敬皆單作共今俗作恭心

書曰鬼曰共語曰鬼思 又因之為共弄共

給之義所共之物為共居用切 書曰汝共

王之膳共祭祀之簋凡共弄皆作共傳曰 王祭不共曰敵不共給皆單作共今俗作 供加人又 又因之為同共之義具用切 文

談所見故宮現存清內閣大庫遺書 中的公藏印

■ 盧雪燕

「藏書印」，指鈐蓋在書籍之中，用作標記所有權，或是表達典藏者個人意趣內容的印章，在本院存藏之源自清內閣大庫古籍之中，除經常可見的一般私人藏書印之外，亦不乏包括宮廷印、官書印、藩府印，以及公眾藏書機構等在內之隸屬公藏性質的藏書印，其除可供說明清內閣大庫藏書的遞藏源流之外，於見證近代古籍流轉，化私藏為公藏的歷史進程更值得注意。

故宮藏清內閣大庫藏書

「內閣」，明、清兩代朝廷最重要的承旨出政機構，用來儲存內閣辦理「本章」、「議政事」、「典禮祭祀事宜」、「組織修書」等經常性業務，所產生的「書籍」、「詔敕」、「題奏表章」等文獻資料的處所，便是「內閣大庫」。有別於存貯《天祿琳琅》、《四庫全書》等清宮重要典籍而備受矚目的昭仁殿、文淵閣等，自清代以降，作為「藏歷代策籍，並封貯存案之件」的內閣大庫，其重要性似乎並未受到注意，是以雖積累數百年典藏，除清宮的不定期清點外，外界幾未有所知，直至清末，始因為大庫頹圯，庫藏外露方引起注意。此後，隨著大庫的開啓，巨量檔案漸次散出，而原先存貯在東大庫的宋、元、明典籍，則因為京師圖書館（以下簡稱京圖）籌設所需，在張之洞（1837-1909）的安排下，先行劃歸為該館的基礎典藏，自此部份內閣大庫典藏，遂與京圖的滄桑巨變相始終，¹本院典藏的內閣大庫藏書，便有三百餘部，²來自國立北平圖書館（京圖改名），於三〇年代，遠渡重洋，寄存美國國會圖書館（The Library of Congress），後歸藏本院的那一批善本甲庫書籍之中。

除平圖善本外，二〇年代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成立之後，重新清整內閣大庫庫藏，並將所得殘存書籍，轉入壽安宮圖書館收貯，最終隨故宮文物來臺，是以本院典藏文物統一編號號碼「故內」之三百零三部書籍，自然也是內閣大庫舊藏，此外，由於原壽安宮圖書館善本書庫收貯的元刊本殘卷《汲冢周書》，書盒左下書「內閣大庫藏舊」字樣，可知亦出自內閣大庫，故綜上述，院藏內閣大庫舊藏書籍總計超過六百部。

本文旨在調查前述院藏六百餘部內閣大庫

舊藏書籍鈐印之中，屬於名章印類別的公藏章，除介述包括宮廷印、官書印、藩府印，以及近代公共圖書館等廣義的公藏印，以及各公藏章的時代意義外，亦就所見藏印，略述京師圖書館的發展與清代以前的公藏印價值所在。

故宮內閣大庫舊藏書籍公藏印之一

一般而言，藏書印的最大功能是明確標示所有權，不論公藏章，或是私藏章大皆如是。就筆者調查，故宮內閣大庫舊藏書籍公藏印分兩大類，一是移撥「京師圖書館」後，或後來散出，但仍為公眾圖書館收藏，為標識公藏所出現的「學部圖書館之印」（滿漢文）、「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」、「京師圖書館藏書記」、「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」等諸印。二是未移撥之前，即已鈐蓋如「國子監印」（八思巴蒙文）、「禮部評檢書畫關防」、「廣運之寶」、「厚載之記」、「晉府書畫之印」、「晉府圖書」、「敬德堂圖書印」、「子子孫永寶用」、「都省書畫之印」、「國子監崇文閣官書，借讀者必須愛護，損壞闕失，典掌者不許收受。」、「孔教授任內續置到官書」等印，茲分述如下：

一、學部圖書之印、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

「學部」，始設於清光緒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清宣統元年（1909）二月，該部奏陳於京師開設圖書館，四月，獲准籌設，七月，學部續奏陳將翰林院、內閣大庫等書籍撥交京師書館的同時，除恭請鑄造京師圖書館印信關防外，亦奏請添鑄「尊藏館中，用鈐圖籍」。「文曰學部圖書之印」的「印信一顆」，九月，該摺奉准依議，可想而知，「學部圖書之印」的鑄造，幾乎與內閣大庫書籍整理同步。³

宣統二年（1910）六月，京師圖書館木質關防正式開用，於此同時，「專備隨時鈐蓋書



圖1 梁 蕭統編 唐 李善等六臣注 《文選》 宋紹興間(1131-1162) 贛州州學刊元明遞修本 鈐印：滿漢文「學部圖書之印」、「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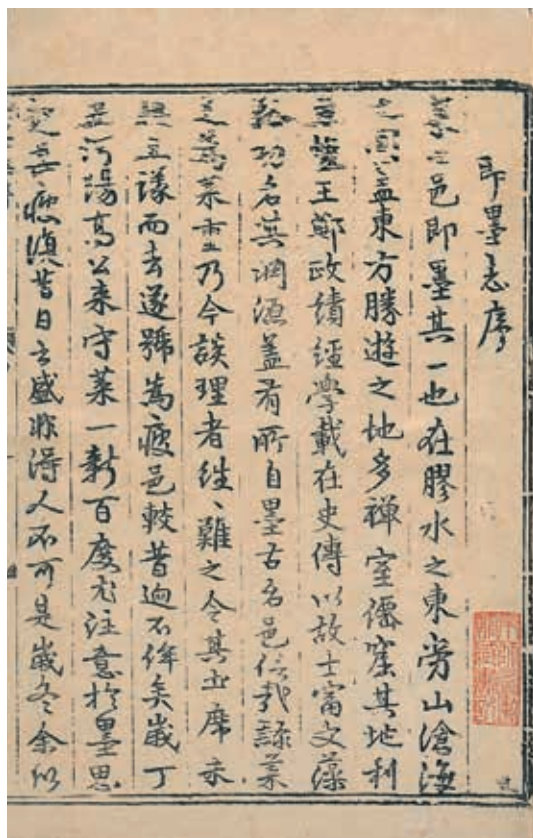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明 許珽、杜為棟纂 《即墨志》 明萬曆七年(1580)刊增補本 鈐印：「京師圖書館書記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籍之用」的銀質「學部圖書之印」亦經領回，是以今日所見書籍印文，其鈐蓋時間點自然不應早於此時。此印滿漢文兼具（左滿文，右漢文），朱方，闊邊，陽刻，篆字，邊長 10.7 公分，鈐印位置固定在卷端，出格與否並不嚴謹，與其他如《欽定四庫全書》、《欽定古今圖書集成》卷端的「文淵閣寶」印文不得出格的鈐印規則略有不同。

實際上「學部圖書之印」不但是代表京師圖書館藏書的首方印記，就內閣大庫舊藏書籍來說，也是移出之後鈐蓋的第一個印章。誠如張之洞言，該印仿乾隆命將入藏「國子監」、「翰林院」書籍，先行加蓋鈐記之例，換言之，純粹是爲了標記「京師圖書館」藏書而來，是

以性質、作法有若清宮各宮殿藏書一般。故宮今藏內閣大庫舊藏書籍，卷首鈐有該印者，僅《本草原始》十二卷（明萬曆四十年（1612）原刊本，平圖 011893-011900），以及《文選》存二十九卷（宋紹興間贛州州學刊元明遞修本，平圖 017973-018002）兩種。（圖 1）

「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」，是故宮今藏內閣大庫舊藏書籍中出現最多的，印章朱長，漢文，陽刻，篆字，四角不銳，縱 5 公分，橫 2 公分，按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，教育部札發京師圖書館印信：「……本部成立以來，所有各直轄機關名稱，多已更變，亟應另刊木質印章，以昭核實，茲刊有京師圖書館印章一顆，合行發鈐用……」⁴ 以及一九一五年十一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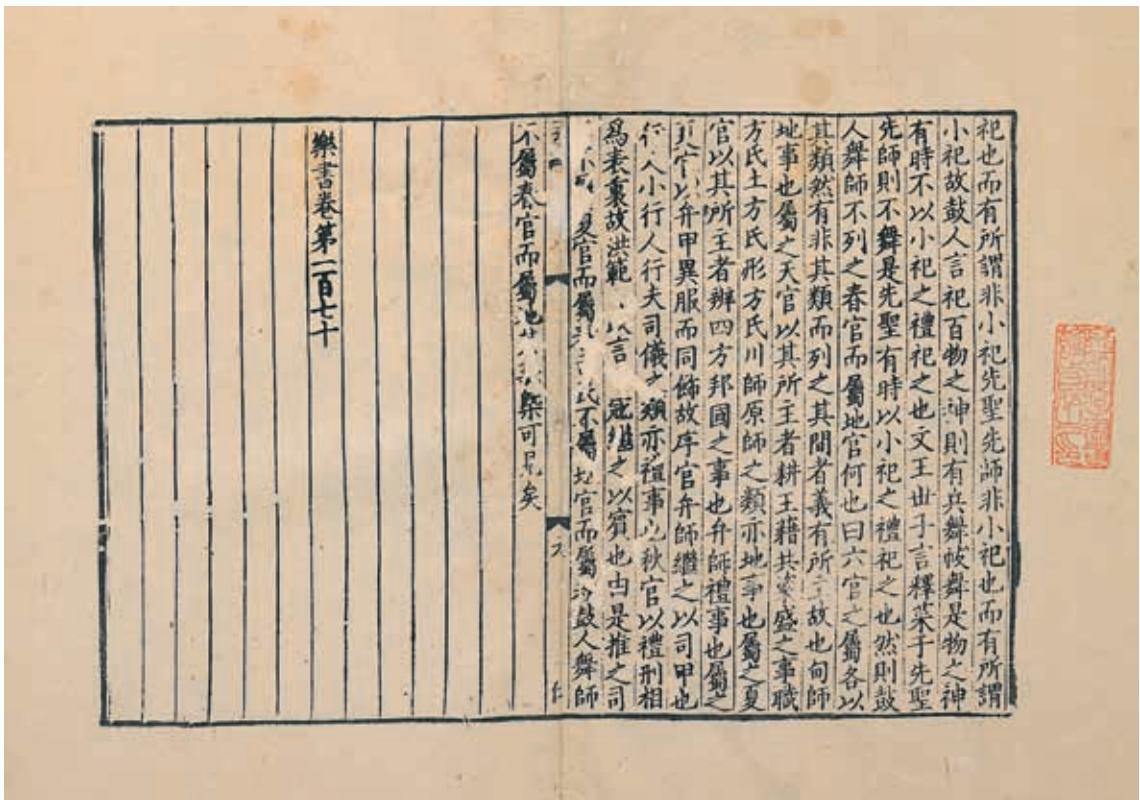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宋 陳陽撰 《樂書》 元至正七年（1347）福州路儒學刊本 鈐印：「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二十九日，「教育部飭令第四二六號」所示，明確要求京師圖書館編輯善本書目，並為確保善本藏書安全，所提出的四大要求之中，首要便是「書籍當蓋印編號也」⁵判斷，此印就是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教育部發交的「文曰京師圖書館收藏印」，用來「將該館所藏書籍，逐冊多蓋是項印章，以昭慎重，而便稽查」的那方石章，⁶由此可知，包括內閣大庫舊藏書籍在內的，一九一五年年底以前入藏京師圖書館的書籍，理應皆鈐上此印才對。（圖2）

二、京師圖書館藏書記、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印

「京師圖書館藏書記」印，出現在故宮內閣大庫舊藏書籍中也不少，印章與「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」一樣，也是朱長，漢文，陽刻，

篆字，但不同的是此印四角略方，縱3.5公分，橫1.5公分，兩印印文風格差異較大，因未見任何相關檔案，故未能確定啓用年月。（圖3）

「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」印，小朱方，漢文，陽刻，篆字，每邊2公分。「國立北平圖書館」本由國立京師圖書館於一九二八年改名而來，一九三〇年與北京圖書館改名的北海圖書館合組，故此鈐印鈐蓋時間必不早於一九二八年。（圖4）

故宮內閣大庫舊藏書籍公藏印之二

一、國子監印、國子監崇文閣官書，借讀者必須愛護，損壞闕失，典掌者不許收受印

「國子監」，中國古代最高學府，始創於隋，凡書上鈐此印者自屬該處舊藏。故宮內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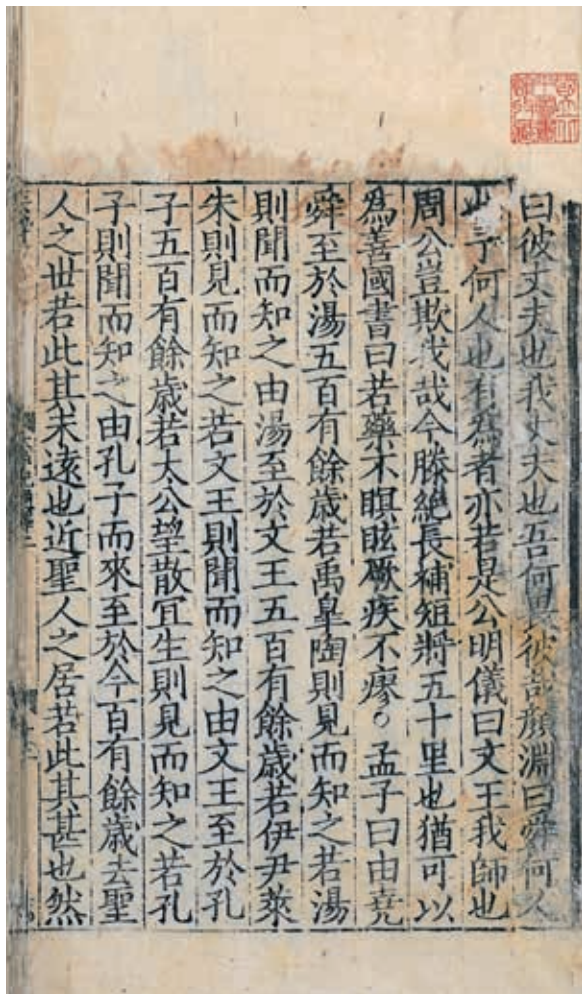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 宋 呂祖謙撰《大事記通釋》 宋嘉定五年（1212）吳郡學舍刊本 鈐印：「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5 宋 袁樞撰《通鑑紀事本末》 宋淳熙二年（1175）嚴州郡庠原刊本 鈐印：「巴思八文」「國子監印」、「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大庫舊藏書中鈐「國子監」印文者如宋淳熙二年（1174）嚴州郡庠原刊本《通鑑紀事本末》存三十五卷（平圖 004438-004472）所鈐之朱方大印，八思巴文，闊邊，陽刻，篆字，邊長 7.7 公分。（圖 5）

「崇文閣」，元官方中央藏書機構，故宮藏內閣大庫舊藏書籍之中，鈐「國子監崇文閣官書，借讀者必須愛護，損壞闕失，典掌者不許收受」印者計兩部，一是宋淳熙二年嚴州郡庠原刊本《通鑑紀事本末》存三十五卷，二是

宋蜀刊小字本《冊府元龜》存八十卷（平圖 012882-012897）。此印朱長，楷書，陽刻，縱 15.5 公分，橫 5.5 公分，鈐印在首尾葉紙背之上。按印文文意可知，揭示所有權之外，更強調約束借閱者，務必愛惜，而典掌者若發現借出去的書籍遭損，自然也不得接受歸還。（圖 6）

二、都省書畫之印、禮部評驗書畫關防印

「都省書畫之印」，朱文小方印，篆字，陽刻，每邊 3.5 公分。是元初內府的收藏官

印，內閣大庫書籍中鈐此印者計元刊本《六書故》存十卷（平圖 000808-000813），以及元泰定三年（1326）廬陵武溪書院刊本《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，後集五十卷，續集二十八卷，別集三十二卷，新集存三十三卷，外集十五卷》（平圖 001751-001798）兩部書，「禮部評驗書畫關防」印是明初內府的收藏章，朱文長方，篆字，陽刻，縱 7.5 公分，橫 3.8 公分。前述《六書故》等二書亦鈐此印。（圖 7、8）

三、廣運之寶、厚載之記印

「廣運之寶」印，明初十七璽之一，兩式，其一朱方大印，闊邊，陽刻，篆字，邊長 6.2 公分，其二亦朱方印，尺寸略小，邊長 3.6 公分。一般來說，「廣運之寶」璽印大皆用鈐於明代文淵閣典藏，而故宮內閣大庫舊藏書裡鈐此印者，有明內府朱絲欄精鈔本《資治通鑑綱目》存二十六卷（平圖 003761-003786）、明天順五年內府刊本《大明一統志》存卷十一至卷十三（平圖 009529）兩部，其尺寸較大者，見鈐於書冊封面。（圖 9-1～9-3）

「厚載之記」亦屬朱方大印，陽刻，篆字，邊長 6.2 公分，見鈐於明永樂三年（1405）內府刊小字本《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》二十卷二部（平圖 002891-002900，002906-002915），以及明永樂五年（1407）內府刊本《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》存二卷（平圖 009569）三部書內。（圖 10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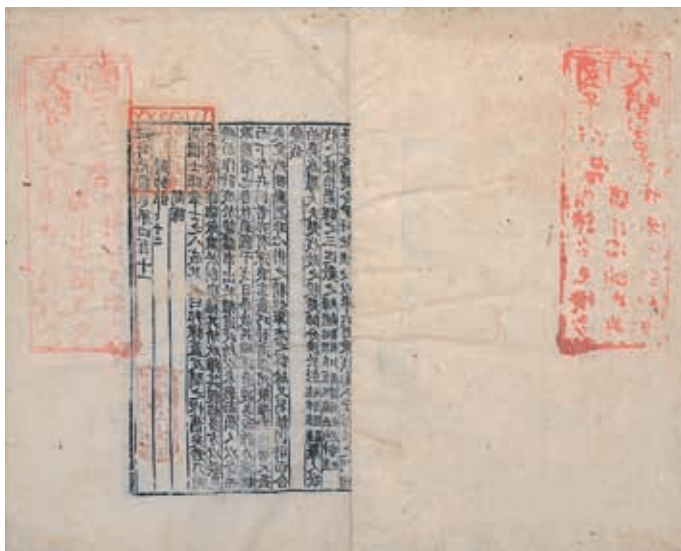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6 宋 王欽若等編《冊府元龜》宋（960-1279）蜀刊小字本 鈐印：「國子監崇文閣官書 借讀者必須愛護 損壞開失 典掌者不許收受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7 元 戴侗撰《六書故》元（1271-1368）刊本 鈐印：「都省書畫之印」、「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8 元 戴侗撰《六書故》元（1271-1368）刊本 鈐印：「禮部評驗書畫關防」、「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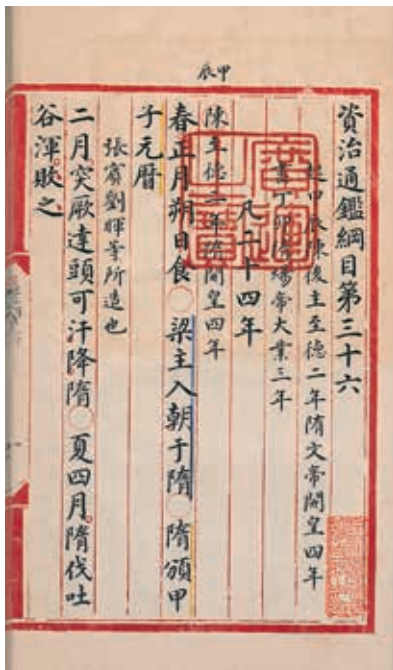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9-1 宋 朱熹撰《資治通鑑綱目》 明 (1368-1644) 內府朱絲欄精鈔本 鈐印：「廣運之寶」、「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9-2 明 李賢等修《大明一統志》 明天順五年 (1461) 內府刊本 鈐印：「廣運之寶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9-3 明 李賢等修《大明一統志》 明天順五年 (1461) 內府刊本 鈐印：「廣運之寶」、「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四、晉府圖書、晉府書畫之印、敬德堂圖書、子子孫孫永寶用印

「晉府圖書」、「晉府書畫之印」、「敬德堂圖書」、「子子孫孫永寶用」等諸印，都是明代前期藩王晉府典藏章。「晉府圖書」，朱文方印，邊長 2.3 公分，篆書；「晉府書畫之印」，朱文方印，每邊長 4.5 公分，篆書；「敬德堂圖書」印，朱文方印，每邊長 4.5 公分，篆書；「子子孫孫永寶用」印，朱文方印，每邊長 3.2 公分，篆書。（圖 11 ~ 13）

五、孔教授任內續置到官書印

「孔教授任內續置到官書」印僅存於宋寧宗時刊本《周禮講義》存八卷（平圖 000248），朱文長印，篆書，縱 12 公分，橫 4.5 公分，按文意可知，該書係「孔教授」任內入藏，「孔教授」何許人也，猶待探查，此外，依與「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」朱方並鈐的情況推測，此書極可能是內閣大庫散出，後方為國立北平圖



圖10 明 仁孝文皇后撰《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》 明永樂三年 (1405) 內府刊小字本 鈐印：「厚載之記」、「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1 宋 王欽若等撰《冊府元龜》 宋(960-1279)蜀刊小字本書籤下鈐「冊府圖書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書館入藏。(圖14)

從圖書館藏印看京師圖書館的發展與清內閣大庫書籍流向

誠如上言，古籍藏印的最大功能，便是標示所有權，清內閣大庫藏書，自被鈐蓋上「學部圖書之印」以後，無非宣告其由皇家私產，轉而成爲公眾所有，從此往後，其典藏、流通，其至剔除等，皆必須遵循現代圖書館管理規章而行，與過往皇家藏書，或是一般傳統藏書樓的運作已全然不同。

自「學部圖書之印」以降，所見「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」、「京師圖書館藏書記」、「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」等圖書館藏章，除基本見證清內閣大庫書籍的流向之外，實際上也說明京師圖書館自創建伊始，屢因政治更迭而更名、



圖12 宋 陳陽撰《樂書》 元至正七年(1347)福州路儒學刊本 鈐印：「晉府書畫之印」、「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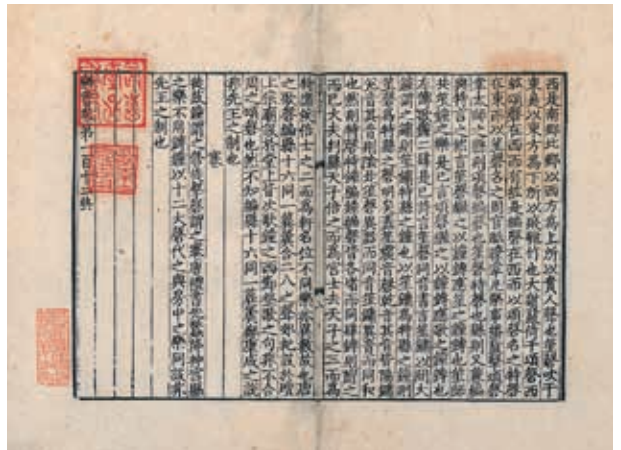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3 宋 陳陽撰《樂書》 元至正七年(1347)福州路儒學刊本 鈐印：「敬德堂圖書印」、「子子孫孫永寶用」、「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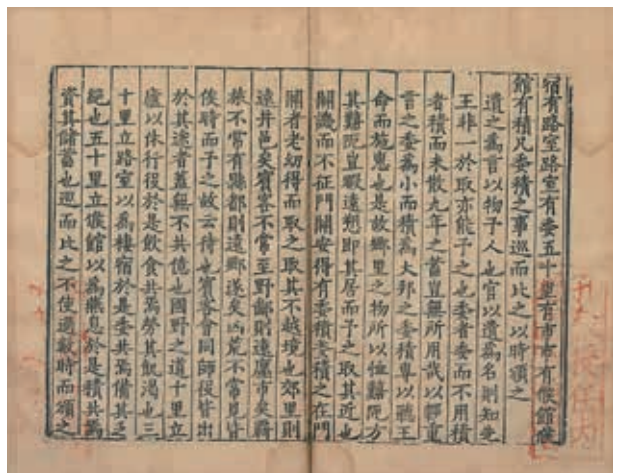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4 宋 史浩撰《周禮講義》 宋寧宗(1168-1224)時刊本 鈐印：「孔教授任內編置到官書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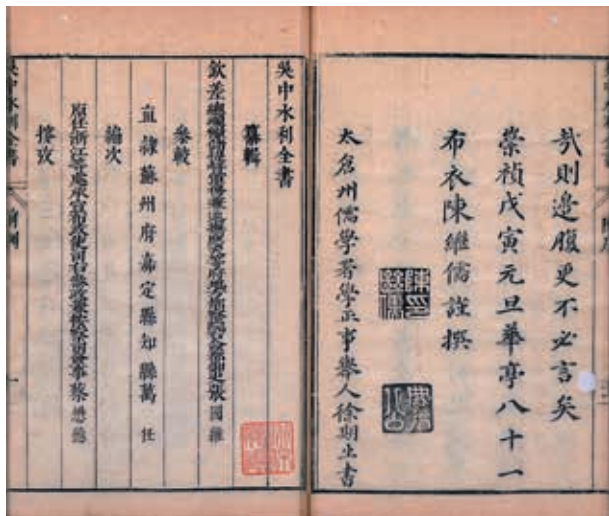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5 明 張國維撰《吳中水利全書》 明崇禎九年（1636）原刊本
鈐印：「北京圖書館藏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重組、合併的歷史過程。此外，隨著圖書館的數度更名，館藏書籍除未見上述三印並鈐於同一部書上之外，仍可見「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」朱長與「學部圖書之印」大朱方、「京師圖書館收藏之記」小朱方、「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」小朱方兩兩並鈐；或是「京師圖書館藏書記」朱長與「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」小朱方、「學部圖書之印」大朱方兩兩並鈐的情況，數量雖然不多，仍能突顯「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」、「京師圖書館藏書記」兩印的重要性，雖說後者鈐印確切的時間點，今仍無相應檔案可資，但至少能證明清內閣大庫書籍，真正被標記為圖書館典藏已遲至一九一五年，距其被移出內閣大庫的時間點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間，已四年有餘。此外，從二十多部內閣大庫書籍僅鈐「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之印」來看，亦不難推測當內閣大庫大門開啓之時，大量未經清點書籍流出的實況，是以一九二九年才更名的「國立北平圖書館」也才能在若干年後，重新徵集入藏！

本文主述的公藏章，就故宮今藏「平圖」、「故內」兩大類清內閣大庫書籍來說，也只僅

僅見諸「平圖」類的三百餘部書籍之中，換言之，即屬於「國立北平圖書館」三〇年代寄存美國國會圖書館的那一批甲庫善本之中，而除了前面介紹的出現在內閣大庫書籍的四種公藏章以外，此批善本尚見兩方屬於近代公眾圖書館藏書章，未曾鈐記在內閣大庫舊藏書籍之中，其一：「北京圖書館藏」朱方（漢文，陽刻，篆字，每邊 2.7 公分），其二：「京師圖書館收藏之記」小朱方（漢文，陽刻，篆字，每邊 2 公分）。「北京圖書館」本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在與教育部合辦京師圖書館協議觸礁後，自行於一九二六年籌辦（後改名「北海圖書館」），一九三〇年，為國立北平圖書館併入，是以平圖甲庫善本自然也包含部份原北京圖書館館藏在內，故宮藏明崇禎九年（1636）原刊本《吳中水利全書》（平圖 008962-008977）即鈐此印。（圖 15）此外，「京師圖書館收藏之記」藏印，按印文推測自然也是京師圖書館藏書章，但究竟在那個時期，何種情況下鈐蓋上去，尚無法得知，不過若從故宮藏明刊黑口本《魁本袖珍方大全》（平圖 011710）將藏書章鈐蓋在卷端天頭，而卷首題名之下卻已出現「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」判斷，「京師圖書館收藏之記」鈐蓋時間點，不應早於一九一六年，⁷ 不論如何，從內閣大庫書籍未出現此二印的情況來看，清內閣大庫書籍的流向終究還是以「京師圖書館」佔多數。（圖 16）

內閣大庫書籍所見清代以前公藏章之價值

藏書印雖說是書籍的附屬品，但它的文物與學術史料價值，幾乎相輔相成，就內閣大庫舊藏書籍的幾方公藏章來說，「國子監崇文閣官書，借讀者必須愛護，損壞闕失，典掌者不

許收受」印，除意味「國子監」典藏的專屬印記之外，更證明公藏書籍允許士子借讀的事實。此外，用作鑑別書畫的元內府收藏印——「都省書畫之印」除明白揭示內閣大庫書藏傳承自元內府之外，其與「禮部評驗書畫關防」印同鈐，更見證書籍一脈相傳，從元內府轉明內府的遞藏情況；此外，又如來自宋國子監典藏的宋蜀刊小字本《冊府元龜》，從封面、封底、卷端所鈐「晉府圖書、晉府書畫之印、敬德堂圖書印、子子孫孫永寶用」等，專屬明代藩王一晉王府的收藏印可知，藩王收藏來源亦可溯至國子監，以及其大量轉入清內閣大庫的事實，而不論是「廣運之寶」這類代表明內府官書典藏的藏書印，或是罕見的「厚載之記」印，在在述說內閣大庫書籍大量淵源明內府書籍的實際情況。

結語

清內閣大庫典藏書籍積累數百年，其來源就鈐印可知，甚可遠溯至元代國子監，後歷明而終成清代之規模，最後隨著京師圖書館的成立而大量移出，成為該館基礎典藏。誠如京師圖書館首任監督繆綏孫（1844-1919）之子繆立彬（生卒年不詳）所言：京師圖書館書籍「皆內閣大庫檢出，宋元舊帙，古色古香。」⁸而作為如此古色古香書帙附屬品的公藏章，除說明書籍之遞藏源流之外，於見證近代古籍流轉，化私有為公藏的歷史進程更值為世人嘉許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

註釋

1. 有關京師圖書館的蛻變，見李致忠，〈北京圖書館的歷史沿革與歷史定位〉，文載《北京圖書館館刊》，1997年3期，頁32-40。



圖16 宋 王永輔撰《魁本袖珍方大全》明刊（1368-1644）黑口本 鈐印：「京師圖書館收藏之記」、「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2. 此數字參見筆者，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之〈國立故宮博物院現藏清內閣大庫藏書研究之二〉一文。（案號：MOST-105-2410-H-136-003）
3. 有關1910-1911年清內閣大庫書籍的整理，詳見拙著，沈乃文主編，〈臺北故宮博物院現藏清內閣大庫藏書探源〉，《版本目錄學研究》第五輯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4），頁647-736。
4. 北京圖書館業務研究委員會編，《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匯編》（上）（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92），頁25。
5. 北京圖書館業務研究委員會編，《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匯編》（上），頁71-73。
6. 北京圖書館業務研究委員會編，《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匯編》（上），頁74。
7. 一般而言，藏書章先是鈐蓋在卷首大題下方，其次陸續往欄格右方，或由下往上鈐蓋。
8. 見繆立彬，〈前清京師圖書館銀印〉，《申報》（1926年11月17日），6版。